# 他的夢想

沙千夢

他年紀輕輕，還在學生時期，便一天到晚想發財，哀聲嘆氣。

我問他想發財做什麼？要有多少錢，才如他的願。

他說有了錢，可以使父親母親，解除勞役，盡心享福；有了錢，可以不愁生活，不怕失業；一百萬元美金的數目，是他所夢想的。但他知道，對於一個赤手空拳的人，這數目可能永遠只能是一個夢想。

所以，他長吁短嘆，人窮志短。

他是我的忘年交，我們相識多年，感情極好。以前同住一個城市，他一天到晚往我住的地方跑，我們帶著毯子，把它舖在公園草地上，一起看報，一起仰望白雲。夏天天氣過熱時，我們一起去游泳池，他游泳，我浸水。肚子餓了，我們一起出去吃小食，家中沒有菜了，我們一起去買。想到某一個中文字有懷疑，某一個英文字不清楚，我們一起查字典，一起聽歌，一起談天。

他在讀初中時，去了市內一家最著名的中菜館做臨時的收碗碟工，同事們欺他年幼，作弄他，他和我研究對策，度過難關。有一次，他想吃這家菜館的一道名菜，說對那道菜饞得直流口水，我就打電話叫給他吃。這一次，還幾乎大出洋相。我把菜錢和送貨單交在他手上，叫他送菜的來到時，出去開門給錢。但到臨時，門外打門聲起，他忽然膽怯起來，怕送菜來的人他認識，給人小帳，不好意思；我叫他別膽小怕事，可以隨機應變。他鼓足勇氣去開門，由於他為人謹慎，臨開門前先從門眼裡往外頭一瞧，竟立刻急步回頭，把錢往我手裏一塞，自己就躲藏起來，縮成一團。原來，這送菜來的，不是別人，竟是菜館的老闆，大概店中生意太忙，一時人手不夠，所以他就自己駕車，親自把菜給我們送了來。

「假使給他見到是我，而我又錯手給了他小帳時，那眞不知怎麼好了。明天我去返工，他不炒我的魷魚才怪！」事後他拍著胸口說：「好險喲！假如冒冒失失，眞鹿兀透頂，不堪設想！」

這次事件，我們多年來都時常提起，每次提起，總不禁啞然失笑。

他是一個很用功的青年，原來英文很差，後來居然給他追上。中學畢業時，還得到很好的成績，能夠有資格升入最難進的一間大學。

他也是一個極重感情的人，有個時期我生病，他照顧我，很有耐心。後來我搬去鄰市，他又出了很多力，還直送我到目的地，幫我放置傢俱雜物，弄妥當一切，才回去。

以後他因為半工半讀實在很忙，所以有幾年我們都相隔兩地，沒有見面。在這幾年裡，他積蓄到升學就讀大學的費用，還買了輛新車，並且開始有年齡相當的女朋友了。

由於他就讀的大學是在我現在所住的城市裡，所以我們又再次重聚。我們的感情不減往年，只是，他因為過於用功，比以前瘦；女朋友一個個離開，也使他受挫折；加上他所讀的科目太難，他就算讀書讀到晚上只睡三、四小時的覺，也沒有理想的成績。以致在讀了三年以後，終於轉讀別科，學一種普通的專業技術，畢業後，可以得到一個中等收入的職業，却不再能期望有更輝煌的學歷。

這使他開始為前途擔憂，也使他念念不忘，如何才能有美金一百萬元，孝敬父母，保障生活。

我在知道他十分想發財以後便對他說：「如果你有一天果眞發了財，那麼，無疑一定會影響到我們的友誼。」因為我這個人不喜歡高攀，而他也不會再有興趣來見我。我想，這事不單發生在他和我之間，而且也會發生在所有和他一起成長的老朋友身上。他若有了那麼多錢，勢必會換過一批新朋友，就算不想換，也不可能。

有了錢，並不是那麼如意的。我有一個女朋友，當初就是挾了一百萬美金的現款，由上海逃難到香港。她高高住在香港半山，那裏沒有一般平民的交通工具可以通達，只有汽車才能上去；限於財力的老朋友，無法再和她接近，而她又天天都為一群趨炎附勢的小人所包圍。每天她還沒有起身下床，她家大廳裡面，就已經坐滿了男男女女的客人，這個送東西，那個請吃飯，殷勤週到，無微不至，總要弄到她情面難卻，身不由己為止；平日如此，週末、節日更不用說。那些人密密的包圍著她，無非是想在她那裡，得些好處，等到她把自己手裡的錢統統用去了以後，那批男女就一個個都不見了，連她生日那天，也不見一個人的影子。這些人中間有誰過生日飲宴，也不請她。她以前為他們付出金錢、精神，完全白費，得到的只是一場教訓，令她深感痛心，以致健康也一落千丈。

假使她沒有那一百萬，她就不會有這種遭遇。精明的富翁我也見過，他們雖然不會像這個女朋友，被人欺騙拋棄，但是由於他們的警惕心太高，以致完全沒有了人情，面目十分可憎。眞心朋友不會再有一個，精神空虛得如同行屍走肉一般。別以為有了錢就有一切，相反的，為了錢，他們反而失去了一切。

我還有一個朋友，中年時嫁了給一個老年的千萬富翁做續弦，她使我認識到一些在豪華的大花園洋房中所生活的人們，是怎麼樣的主人翁。竟然吝嗇到令人不敢相信，為了節省一些自來水錢，除了與飲食有關的用途以外，他都不准工人用自來水；新年奉客的以整雞煨煮的雞湯，竟要擺出擺進好幾天，不許動筷子，雞湯喝完，加進白開水再煮，喝了一天又一天的都只是味精水；太太要把別人送到的水果，趁先生不知道，謊稱是她買回家的，以換取先生給回一些錢，來作零用；未賺錢的小兒子，那天如果取了冰箱中的幾隻雞蛋炒來吃了，很快就會被他父親查到，對她暴跳如雷。據說他那已故的太太，生前最愛吃豬蹄膀，被他認為太浪費，每吃一次，他都要和太太打一場架。我的朋友未嫁他時最愛出街遊玩，但是在嫁了他這千萬富翁以後，便連街都不敢出了；因為這富翁有句格言，叫做：「無事出街小破財」，不能違犯。

說來也眞令人奇怪，大凡十個富翁中，倒有九個都很吝嗇，只有一個，或者可能例外。我自己親身遇見過很多吝嗇的富翁，但是例外的那些個，却一個都沒有見到過。

有一個富翁乘渡輪過海總坐三等艙，入閘付那廉價船錢時，如有熟人，正好排隊排在他的後面，和他招呼，他一定會連區區一毫錢，也不肯替別人一起付。他會回頭對人說：「正好沒多帶零錢」，就毫不臉紅的上船去了。

一次我和一個富翁出外在咖啡室小聚，他叫了一杯奶茶，臨付帳時硬要把附帶的一小碟方糖退錢，侍者告訴他，用不用糖貴客自便，但價錢都是一律的。這富翁朋友憤憤不平，和侍者爭論了半天，最後還把一小碟方糖，用紙包起，說帶回去可以作煮菜所用，使我簡直歎為觀止。

以上這些事實，除了證明一般富翁的特性以外，還證明了有錢人並沒有不為生活，不為前途擔憂，他們所擔憂的，恐怕比眞正的窮人還多。

我另有一個朋友曾說過，她在貧窮時候，比在富有以後，快樂很多。

她最貧窮時住在香港的違建小木屋裏，一小方塊木屋，除了大門後門直通的一條過道以外，共分成四格，住著四戶人家。兩張床那麼大的一點地方，就是每家所有的空間，廚房厠所一概沒有。所以床既用來睡覺，也用來吃飯，或招呼朋友同坐。

她津津樂道這一段生活，說全家餐餐都只吃一道豆芽菜下飯，但餐餐都吃得那麼香。四戶人家，大人和大人一起談天，小孩和小孩一起遊玩，日子過得不知多開心！主婦們做手工糊火柴匣子，柴米油鹽的問題，就都能解決；男人們兼回來或多或少的薪水，大部份都可以儲蓄起來。夏天屋外乘涼，冬天門前晒太陽，完全免費，精神享受却是一流。

每當她回憶起這當時的一切，她總是笑得眼睛瞇瞇的，嘴角彎彎的。她是最好的證人，證明貧窮並不可怕，假使人們能好好面對和處理貧窮。

我能從她鈎劃出來的那種貧窮的生活中，體會得到她所說的快樂的眞實性，的確一點不假。

江上清風，山間明月，自然勝過燈紅酒綠。

朋友對父母有孝敬心，值得稱頌；但是，孝敬不一定要靠金錢。使父母精神上有安慰，生活上沒憂慮，也就夠了！奢侈雖然無限，但人的眞正所需，其實是極有限的，過份的想這想那，無非是虛榮心作祟而已。

至於說愁生活、怕失業，其實也只是杞人憂天。尤其是像他那樣年輕有為，又學有專長的人，那裏還會發生什麼生活問題？這就像對著兩條強壯的腿，怕他們有一天會癱瘓一樣，何等多餘？

發財之念，我眞要勸他免了。人與其想要錢，不如要朋友；一個人能有很多眞心朋友，天坍下來，也有人幫著頂。

是不是？

人在你幫我，我幫你的活動中，發揚生命，獲得滋潤，有錢而無朋友，生命是孤獨的、乾枯的，以他的聰明，應該能懂得這個道理。

「富潤屋、德潤身」。

身當然比屋要緊。

「君子固窮」，窮些有什麼關係！

請念：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

# 「致清海法師四十九問」平議

黃天蕩

越南比丘尼清海法師，近年來在台灣宗教界鼓起一番風潮，其「是非邪正」在此不論；而沙佛林居士「致清海法師四十九問」，也震動台灣甚至海外佛教界，因此，使清海法師「煽動人心」的一系列演講風景，也不得不為之減色。

清海法師及其「即刻開悟・一世解脫」為題的演講和書，使一些「急於草率成佛的衆生」「趨之如鶩」；其動人處，就是「一世解脫」，除「解脫」（成佛）之外，在佛法「修福修慧」「正知正見」「慈悲喜捨」的大乘法業上，一概不論。因為清海法師的演講，及其著述，多半都是出於「一己之感性論斷」，缺乏經典和現代人所謂「小心求證」的根據，難免使一些刨根究底的科學派學佛者，認為「無稽之談」；雖然，清海法師的信徒衆多，也擋不住沙佛林那「四十九問」的棒喝交加，使清海法師只有走入「結夏安居」的修行路，欲辯而舌結。

沙佛林先生的「四十九問」，我在台北一家佛學圖書館中已發現佛教界有許多刋物皆以極大篇幅和顯著的地位加以發表，像台灣的「海潮音」、「中國佛教」、「獅子吼」、「中佛會訊」、「慈濟道侶」、「大光明」、「文殊雜誌」、「中國佛教文物中心專刋」，香港的「香港佛教」、「內明」，……至於我未看到的恐怕還不在少數；這就證明了佛教界一致支持沙佛林的鋒利而直搗腑臟的「問難」，也否定了清海法師的那種似是而非的「說教」。

因為天下任何一種經得起歷史考驗的事物，何況「成佛作祖」的事，如何能憑藉一張會說話的嘴，就能使人傾服？天下任何人都知道，長城不是一天砌的，羅馬不是一天造的；成佛也不是海市蜃樓的幻影，清海法師能讓人「一印成佛」，除非三尺玩童，稍有理性思考的人絕無法接受；何況，釋迦如來的教法，在任何一部經論，都沒有這種「白吃午餐」的論調；這種「即刻開悟」「一世解脫」，就像「玩大家樂」一樣，買馬票一樣，最後所得到的，不是自欺自騙，就是一場空安慰。衆生呀！美夢但決不是「大開大悟」，以這一點「未到地定」以前的光影境界，誤以為「大開大悟」，在衆生前「稱師作祖」，是何其可怕？如釋迦在世，豈不落淚？何況，清海法師的「演講」一份清海法師的信徒所辦的油印的佛教徒如沙佛林，如何能開口？

因此，當我找到一份清海法師的信徒所辦的油印刋物「無量光靜坐中心訊息六月號」，才發現她是如此處理這一公案。現在將清海法師應付沙佛林的「四十九問」文字，照錄如下：

「有一個人提出四十九條問題出來，師父對此事何其多？

我不認識沙佛林，也未見過清海法師；只因為看到沙佛林的「四十九問」，再找來清海法師的「書」，一看之下，頓時冒出——「糟了——」的感嘆！

沙佛林的「四十九問」，幾乎每一條都有歷史與經典的根據，以清海法師的知識根基，那裏能擋住？又從何立場回答？這一場「知見」之戰，一上台便落幕了。

從清海法師的書上，可見的，這位受戒不滿五年的越南籍流亡法師，可能在「定」上有一點光影，『不予置評』，同修們（愛心）回送了四十九個奶嘴、巧克力、糖果跟餅乾給他。為了怕同修對他產生不好的意念，所以師父簡單開示學生，師父在以前常講過：『好比著大佛菩薩的工作』，他們也是幫師父弘法的，為了這件事情，很多人才認識師父，知道師父的書（即刻開悟之鑰），正因為還有更多的人渴望『一世解脫』，求得眞理，也有更多人為利益更多的衆生解脫生死輪迴，所以廣傳對他們修行觀音法門後不可思議的利益。

「對他們這種行為，我們應該有寬大的心包容他自己的脚了。天！

清海法師既自稱「明師」，難道這一點理性都無？清海法師如能容忍一個問難者的請問，指示信徒不應憎恨沙佛林，那麼「送奶嘴」是甚麼意思？這不是太「小人國」了吧！清海法師在天下人的面前，以為天下人都沒有她高，那就錯了！

這一段「不通不順、不痛不癢，無是無非」的文字，說明清海法師的心態—對「沙佛林四十九問」，採裝聾作啞狀。即使清海法師精通十八國語言，對佛家高深思想打不通，又如何能答覆沙佛林的問題？這是清海法師能說服一般宗教游離群衆而有餘，要反辯一個佛教學者就太不足了。

清海法師門下辦的這一份「無量光」的水平，也和清海法師的「演講」一樣，如果其水平不能提升，我看清海法師的光，也只能在台灣「曇花一現」，其宏法前途是令人擔憂的；且清海法師如不能修正她的說法路綫，而一味強調她的「一世解脫」，她的「印心法門」，她的「明師傳授」，她的「佛耶不分」，她的「印度求道」，而隱藏她的眞正傳承，以「神秘」來作號召，這不是佛法的光明正大態度。

在清海法師大部份說法範圍內，我不是說「一無可取」，但是可議之處實在太多了。清海法師如果能更正「修行」路綫，拋掉她的「明師」，「即刻開悟」、「諸教混淆」的高調，還有些愛受人抬轎子的心理與依據「星相占卜」指示的中國迷信行徑，去老老實實領衆修行，中國的佛教徒還會支持她的。

清海法師的事件，是發生在衆生好奇、好貪、還有無知的情況之下。就像世人對「幽浮」的憧憬一樣。

我是個在中國土地上長大的佛教徒，冀望清海法師能眞的修成正果，但不一定是今生；也盼沙佛林先生，不必妄想清海法師會答覆他的四十九問。

離奇的景象是一時的，海市蜃樓不可能常演。

台灣的法海，讓它恢復平靜吧！